



虎臣二字銘文：左為墨拓、中為彩照、右為摹本

矯矯虎臣—— 最早的打虎武松？

虎臣度夙夕，毋敢妄寧，子孫其吉；
馬史作明型，善效友正，邦家之光。

游國慶



虎年新禧，虎虎生風，迎春拜
年，例有楹聯賀歲，適逢故宮院藏天
下第一重器——「毛公鼎」喬遷新居，
姑從五百字鼎銘中集為聯語以頌。

「虎臣」見於《書·顧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
尹，御事」，孔傳：「虎臣，虎賁
氏」。

「虎賁」，賁即奔字，原指迅
猛如奔虎的武士，《孟子》引《書·
牧誓》「虎賁三千人」、《戰國策·
楚策一》「虎賁之士百餘萬」，均指
勇士。後作官名，「虎賁氏」，見於
《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
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可知虎賁氏

掌侍衛國君及保衛王宮、王門，是戍
衛部隊，也指其統領之官。
《詩·魯頌·泂水》：「矯矯虎
臣，在泂獻猷」，矯矯，勇武貌；在
泂水獻上敵人首級，可知虎臣是立下
戰功的英勇武將。
上聯「虎臣」當然可泛指一切有
為的將帥軍士、乃至臣民公僕。「妄
寧」，即荒寧，嬉玩無度而貪於安逸

也。無放逸頹喪，則可福及子孫，吉
利綿延。

下聯「馬史」，即太史公所著的
《史記》，樹立了史傳典範，此文人
學者之所共仰。「善效」，善學也；
「友正」，同僚諸友也，友直、友
諒、友多聞，能得斯三益友，修德勵
行、共創功業，則能為家國爭光，榮
耀不已。

金文中的「虎臣」
毛公鼎銘文有「虎臣」一詞，我

們且看看其在金文中的意涵為何？青
銅器銘文有「虎臣」的約有十五件，
見於西周中晚期：

斝方鼎

銘文：「王用肇使乃子斝，率虎
臣，御淮戎；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
弋休。」（西周中期前段穆王）

「斝」「率虎臣，御淮戎」——
率領虎臣，抵禦淮戎，是「師」級
將領，其稱父母「文考甲公、文母日
庚」用干支日名，可知他是歸化周朝
任職的殷遺民。

虎簋蓋乙、虎簋蓋甲

二器同銘：「冊令虎曰：載，乃
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命汝曰：更
厥祖考，胥師戲司馬馭人、暨五邑走
馬馭人，汝毋敢不善于乃政；虎用文
考日庚尊蓋。」（西周中期）

「虎」的先祖之職是「司虎臣」
——管理虎臣，現在改命他「胥師戲司
馬馭人」以及「五邑走馬馭人」，其
稱父以日名「文考日庚」，可知他也
是歸化周朝任職的殷遺民之後。

師酉簋

四件同銘：「王呼史牆冊命師

酉：嗣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門
夷、篋夷、秦夷、京夷、弁身夷；用
作朕文考乙伯、宛姬尊簋。」（西周
中期恭王）（簋下三足作虎首、虎足
爪）

「師酉」受命管理你的祖上世
代管理的邑人（可能指周人的常備
軍）、王的近衛部隊「虎臣」和奴隸
部隊，其中包括許多數民族，「虎
臣」即《周禮·夏官·虎賁氏》：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
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
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周禮·秋官·司隸》有「罪隸、
蠻隸、閩隸、夷隸、貉隸」，是從
罪犯和俘虜的邊疆民族所編組的奴
隸，《秋官·蠻隸》：「掌役校人養
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
宮；在野外，則守厲禁」。而《秋
官·夷隸》、《秋官·貉隸》「其守
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
事」，虎臣虎賁統帥諸隸，諸隸下又
各有兵員，此銘中師酉統領虎臣，虎
臣又統率「夷隸」之兵（或即「詢
簋」的「庸」）：「西門夷、篋夷、

秦夷、京夷、弁身夷：」。作器以祭「文考乙伯、宄姬」，其稱父以日名「乙」，可知他也是歸化周朝任職的殷遺民之後。

其稱祖以日名「乙」，可知他也是歸化周朝任職的殷遺民之後。師西的父親是乙伯，詢的祖父也是乙伯，故二人不是父子即是叔侄，世代相承，統率這一大批內外單位。

詢簋

師克盨及蓋

銘文：「王若曰：詢，丕顯文武受命，則乃祖莫周邦，今余命汝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夷、秦夷、京夷、篋夷、師岑、側薪、華夷、弁身夷、烏人、成周走亞、戌、秦人、降人、服夷：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西周中期恭王）（簋身瓦紋，雙耳為虎首銜環）

「詢」也受命管理祖上世代管理

三件同銘：「則繇（舊）唯乃先祖考又（有）爵于周邦，干害（捍禦）王身，作爪牙。王曰：克，余唯經乃先祖考，克令臣先王。昔余既令汝，今余唯申京乃令，令汝更乃祖考攝司左右虎臣：易汝：索戍（素戡）：」（西周中晚期孝王）（器身雙耳為虎首銜環）

理的邑人和「虎臣」、「庸」——這些「虎臣」部隊與「庸」僕隸之中包括許多少數民族，上舉《周禮·秋官·司隸》有「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是從罪犯和俘虜的邊疆

「師克」的先祖考「干害（捍禦）王身，作爪牙」，應即近於「虎臣」之職。

民族所編組的奴隸，應即此銘文的「庸」——西門夷、秦夷、京夷、篋夷、師岑、側薪、華夷、弁身夷、烏人、成周走亞、戌、秦人、降人、服夷：。

現在另加任命為「師氏」，更「攝司（兼管）左右虎臣」，並賜予「索戍（素戡）」，可知「戡」作為兵器，是師級將帥的權威象徵。

作器以祭「文祖乙伯、同姬」，

二件同銘：「王若曰：……今余肇令汝率齊師、箕、萊、棘、爪、左右虎臣，征淮夷：用作朕後男獵尊

屬西周晚期宣王時器，已無法判斷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

「師寰」是否殷遺之後了。

可知銘文中的「小子」應是西周貴族子弟擔當武職者，常與軍事將領「師氏」、「虎臣」並列，而從上舉率虎臣的「戡」「虎」「師西」「詢」的身份看，都是殷遺民之後，而虎臣、虎賁既統率諸夷蠻庸僕部隊，其族屬也極可能是異族，以利於領導統御各異族部屬。

無專鼎

從金文資料看，「虎臣」作為武官名，至遲在西周中期時已設置，西周晚期或增有「遺（正）側」（無專鼎）或「左右」（師寰簋、師克盨）之別，《毛公鼎》銘中記周王授予毛公職權：「命汝攝司公族，與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也同《書·顧命》一樣以師氏和虎臣連稱，可知是高級武職之一，且多有家族的世襲（虎「更厥祖考」、師西「嗣乃祖」、詢「則乃祖」、師克「更乃祖考」）。

無專鼎：「王呼史寥冊令無（許）專曰：官司穆王遺（正）側虎臣：用享于朕烈考：」（西周晚期宣王）（鼎下三足上部作虎首）

「虎臣」也作為軍種名稱，應是近於後世的禁衛軍，侍衛國王，護守王宮，是常設的軍隊，由國中貴族子弟中精選的勇士所組成。除貴族子弟外，也收納各異族的勇士（奴隸中精選）以捍衛王宮，但當邊境有事，往往派遣此最精銳的部隊出征（戡「率虎臣，御淮戎」、師寰「率齊師、箕、萊、棘、爪、左右虎臣，征淮夷」）。同時也徵調少數民族軍隊參與，由虎臣統率。

「無專」受命掌管穆王宮的前後左右護衛——遺（正）側虎臣，於是鑄鼎以享祭于先祖。

師氏，官名，掌教國子及衛戍等務，相當於後世的皇軍總教頭，以訓練出精良貴族子弟的武將，以安內禦外。並常率虎臣禁衛軍與少數民族的戰士聯軍部隊出征。上舉師西、師克、師寰，應該都會任師氏一職。

毛公鼎

從典籍資料看，「虎臣」至晚於西周初期已有，西周晚期仍存。如《尚書·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所記是周初成王臨終時之命令。此虎臣

毛公鼎：「王曰：……命汝兼司公族與參（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雩（與）朕喪事，以乃族千敵（捍禦）王身」（西周晚期宣王）

「虎臣」至晚於西周初期已有，西周晚期仍存。如《尚書·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所記是周初成王臨終時之命令。此虎臣

「毛公」受王命，兼管公族（各受封的諸侯公伯貴族）、參有司（司徒、司馬、司空）、小子、師氏、虎臣，以參與周王的近襲之事，並率領其族人來捍禦王身。金文中的「小子」多為武官，不少人是貴族子弟，相當文獻中「庶子」、「國子」、「餘子」。《周禮·夏官·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注：「庶子，卿大夫之子」。《周禮·地官·

師氏」。

此虎臣

記是周初成王臨終時之命令。此虎臣

此虎臣

此虎臣



殷墟早期 龍虎紋尊



殷墟中期 婦好鉞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藏

頂著虎首的戰士或將帥呢？
銅器上常裝飾有「獸面紋」，前人或稱「饕餮紋」，《呂氏春秋·先識》：「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饕餮」長甚麼樣，也沒人見過，可是在銅器上倒發現不少「食人未咽」圖像的紋飾，如：

龍虎紋尊
商中期，高五〇·五、口徑四五公分。一九五七年安徽阜南珠簞澗河出土，現存於大陸中國國家博物館。

腹部有三道扉棱，其間飾雙身虎紋，虎首高浮雕外突，口下似噉一人，人形蹲踞張腿，兩臂曲肱側展，雙目圓睜，炯炯有神，寬鼻大口、嘴角上揚，狀極愉悅。（見《中國青銅器全集》二二）

龍虎紋尊
殷墟早期，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腹部有三道扉棱，其間飾雙身虎紋，虎首高浮雕外突，口下似噉一人，人形蹲踞張腿，兩臂曲肱側展，造型設計似仿自阜南龍虎紋尊，惜攝

影角度不佳，無法見知頭形與面容。（見《中國青銅器全集》1397）

婦好鉞
殷墟中期，通長三九·五、刃寬三七·三公分。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小屯五號墓出土，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鉞身兩面靠穿處均飾虎食人首紋，人首居於兩虎之間，作正面狀，大目圓睜、寬鼻大口、唇微張而前突。與阜南「龍虎紋尊」相較，尊上虎紋側身橫向，頰長弓軀，狀極矯健；此鉞上雙虎作立身狀，刻

應是近於王宮侍衛長之大將軍。
《毛詩·大雅·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所記是西周晚期宣王親征徐方之事。「進厥虎臣」指以勇武的虎臣進軍，「闕如虓虎」指意謂如虎嘯而至、張口欲啖之狀。闕，音久，舊說虎怒貌，恐非，闕可讀為噉、啖，即張口大啖狀。虓，音丁亥，虎叫，虓虎，猶嘯虎。
《毛詩·魯頌·泮水》：「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所記是春秋時魯僖公（前六五九—六二七）時詩。述魯僖公伐淮夷獲勝頌功之事，詩中的虎臣是征夷大將軍者流。

銅器中的「虎食人紋」——



商中期 龍虎紋尊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龍虎紋尊上的虎食人紋

「虎食人卣」是正面搏虎的形象，以示武士的英勇，虎口雖欲噬人，而人首側顧、神情堅定、無絲毫畏懼狀，雙腿跨展，踩在虎足上，雙手前伸，執住虎肩，應是武士披虎

十分相似的！

形制為半橢圓形刃管盃。茲細審原器，可知此「虎食人面管盃」上頭就有精彩的「虎食人紋」：一人屈足蹲坐，兩手上舉抓住頭上的老虎前肢，虎口含著人頭，而人眼無絲毫恐懼之情，與上舉的許多披虎勇士十分相似的！

「虎食人卣」是正面搏虎的形象，以示武士的英勇，虎口雖欲噬人，而人首側顧、神情堅定、無絲毫畏懼狀，雙腿跨展，踩在虎足上，雙手前伸，執住虎肩，應是武士披虎

此次武功盛事，「虎食人卣」是將威武的虎形極致化地施諸勇士之身，而勇士們又以極輕鬆的神態，面對如虎噬般的危險——由披虎皮、頂虎首轉化而來的虎噬人樣，都應是在突顯「虎臣」的無上勇武吧！

最早的打虎武松？——說故宮博物院藏〈虎首人面管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購藏過一把特殊的鈇：西周早期〈虎首人面管盃鈇〉，購銅202、台購11904，高二一·三、寬一六·五金分。



殷墟中期 虎食人卣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殷墟中期 虎食人卣 法國賽努施基博物館藏



殷墟中期 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方鼎鼎面外側的虎食人紋

意突顯其大口、大耳，而人頭下雲雷紋地與下方「形開口」所搭起的氛圍，又像是此人的軀體與展開的雙足，恍若一勇士岔開雙腿，左右各執一虎狀。其面容神情堅毅而自信，似無所畏懼。（見《中國青銅器全集》3:188）

司母戊方鼎

殷墟中期，通高一三三、口長一一六、寬七九公分。傳一九三九年河南安陽武官北地出土，現存於大陸國家博物館。口上一對立耳，鼎耳外側有雙虎食人首紋，濃眉大目、炯炯有神，寬鼻大口、嘴角上揚，神情愉悅。（器形見《中國青銅器全集》247、紋飾墨拓見《商周青銅器紋飾》二〇九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虎食人卣

殷墟中晚期，高三五、七公分。

卣整體作虎形，踞坐以後足及尾支撐，雙爪環抱一人，張口似欲食之。人身蹲踞與虎相對，雙手搭著虎肩，回首向左側視，濃眉大眼、雙目圓睜，寬鼻大口、唇微張而前突。傳於湖南出土兩件，一件現存日本泉屋博古館，一件在法國賽努施基博物館，

李學勤先生曾目驗兩件原器並比較過其間差異（《青銅器與古代史》一二三—一三四頁，第三章第一節「虎食人卣」）（兩件虎食人卣：在日本虎齒各各分離、人背的虎爪間有小獸面紋；在法國的虎齒兩兩相連、人背的虎爪間有雷紋。日本藏器見《中國青銅器全集》4:152、法國藏器見《中國青銅器鑒賞圖典》七五頁，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註一））

但看這些獸頭都像虎頭，而虎口「餘生」的人像，卻也無一點將被吞噬的恐懼神情，著實令人懷疑古人所言的可信度。

若「饕餮紋」果真指此，則「虎食人紋」無疑是被最早認定的紋樣，擴而大之，虎耳獸面、牛角獸面、羊角獸面均由此涵括在「饕餮紋」的大纛下。但這「虎」真是在「食人」嗎？

我們的臆測是這「虎食人紋」，根本就是披著虎皮、頂著虎首的戰士像啊！當猛烈的戰爭結束，勇士們立下輝煌戰功，返鄉慶祝受賞，在慶功宴上各個覆上戰袍——虎首虎身，極盡炫耀之能事，進而鑄於銅器上，彰顯



西周中期 夷白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蓋上有虎首

皮、戴虎首的前奏——搏虎、獵虎的過程。因其為武士，故渾身勁裝，華麗奪目，此首刻意誇張虎形的巨大，實際上也就是要突顯武者的勇猛，而非虎口餘生，恐懼萬分也。

〈虎首人面管鑿鉞〉，人形伸臂向後，倒執虎爪，臉上濃眉大眼、雙目圓睜，寬鼻大口、唇微張而前突，與「虎食人首」的人臉相似，但嘴角更加上揚，狀似極自信而得意！想必是搏虎得勝，頭頂著虎首、肩背著虎身、手拎著虎足的凱旋模樣，這不活脫脫正就是最早的打虎武松麼？

但就人面五官瞧，這勇士或許來自非中原的少數民族，因為戰敗被俘而來的奴隸，其間往往有極端驍勇善戰者，羅馬時代以俘獲的奴隸競技、出戰，裡面就有許多勇士被寫入史詩。這用異族勇士以作前鋒或精銳侍衛部隊的情形在古代的中外是極相似的！

再看看虎臣的金文紀錄，錢方鼎：「率虎臣，御淮戎」；虎簋蓋：「司虎臣」；師酉簋：「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夷、篋夷、秦夷、京夷、



虎首人面管鑿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弁身夷……」；詢簋：「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夷、秦夷、京夷、篋夷、師答……」；師克盥：「攝司左右虎臣」；師賁簋：「率齊師、箕、萊、棘、爪、左右虎臣，征淮夷」；無專鼎：「官司穆王遠（正）側虎臣」；毛公鼎：「命汝兼司公族與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與朕喪事，以乃族捍敵王身」，可知虎臣軍隊除了捍衛王身外，他們常與許多各域的夷人聯軍出征（御淮戎、征淮夷），很可能虎臣軍隊的成員，便是歸化的異族勇士，以捍衛王朝、出征邊塞，最後竟成了勇士的象徵，所以銅器上的「虎食人」形都是異族容貌，這些人大概就是西周時「虎臣」的前身。

小結

從以上銅器形象、金文與典籍的考索，我們或許能作如下推測：

商周王朝以戰爭虜獲或受降之故，得到異族勇士，培訓而成諸多工事、勤務的主力，所以許多銅器上的人形都作異族的相貌。這些異族將



戰國時期 虎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總而言之，「虎臣」之名，金文上始見於西周中期前段，《書·顧命》雖有「師氏、虎臣」並稱，表示西周初早期的成王時已有此稱，雖典籍所載往往參雜後世制度，且僅此孤證，但「虎臣」之職從銅器的「虎食人」形象之異族勇士出現的時代推想，應早在殷晚期、甚或商中期時已經存在，唯獨缺乏文字著錄而已。

士，也被組織成軍隊，以捍衛王城，或出兵征戰。周初以貴族子弟組成「西六師」，以殷人遺民編列「殷八師」，這八師的成員，應該就有不同的異族。西周早期小臣逖簋以「殷八師征東夷」，與上舉各器虎臣率諸夷征淮夷、淮戎的情形很類似，或許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亦多以小子、小臣、師氏兼代「虎臣」之職，以率領異族編制的軍隊「殷八師」。

至西周中期以後，軍隊編制改變，「殷八師」解散改組為隸屬在以貴族子弟為主的「虎臣」軍隊中，一以護衛王城、一以率諸夷聯軍征伐外地，而虎臣軍的統率，極可能是殷時

益深，故取其特優勇士為「虎臣」之首，以率領群夷聯軍禦外出征，這些入周歸化之殷人，其實極可能即當時異族之附殷朝者，故便於統率諸夷軍隊值勤、戍衛、征戰。

這些異族勇士，在殷商時期立功遂化作披虎首、執虎形象——或轉化似「虎食人」貌，入周則為「虎臣」，上舉具「虎臣」銘文的銅器器主，皆有日名親稱可證其皆殷人之入周者，銘文內容多率諸夷出征，則極可能這些「師某」與「虎臣」都是入殷歸周的異族，也當有如「虎食人」的特殊容貌。

換言之，虎首既有如此勇武的象徵意涵，則在銅器上出現的虎首立雕（如院藏西周中期的「夷日匜」）、虎紋（如院藏戰國時期的「虎紋劍」）、乃至虎紋肖形印（如院藏戰國時期的「虎紋印」），其擁有者為虎臣、虎賁等猛將武士的可能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異族歸化於周的遺民，因為時久賦予官銜「虎臣」，這種禮制與官制的轉變，就如同西周銅器銘文中若有族徽、有日名（親人稱謂加干支，如父丁、祖甲等）出現，便可證知是殷人入周任職者之所作器。



戰國時期 虎紋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但至西周中晚期，族徽與日名逐漸減少，表示殷遺民歸化於周文的程度愈來愈深，本有的文化習慣遂日益式微（或改從周人制度與稱名），銘文的題記如此，職官的名稱也應如此。

尾聲：虎年話唬調

本文從院藏〈虎首人面管鑿鈇〉發想，上溯散佈世界各地的虎食人紋、尊、鈇、鼎、卣等器形，再由金文與文獻的「虎臣」所司所為，臆測舊說的「虎食人紋」，可能就是「虎臣」的前身，那戴上虎首、披負虎身、手執虎足的〈虎首人面管鑿鈇〉紋飾，不正是活脫脫打虎好漢武松的雄赳赳模樣嗎？

虎年迎春，虎虎生風，拜年賀喜，免不得「唬調」幾句，「矯矯虎臣——最早的打虎武松？」姑且當作在下的「虎年話唬調」吧！

又及：唬，本為唬聲，引申為嚇唬、吹噓、虛張聲勢；調，誣言、抵賴，隨意漫說。

「話唬調」，在台語裡指吹噓誇大的不實言語，輕鬆一點說，就是大夥自謙擺擺龍門陣、閒嗑牙、東南西北聊聊天罷！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此圖依李學勤所述特徵應是法國所藏，書上誤標為日本藏。